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美国帝国思想 的对外政策含义

对国家身份、意识形态和
国际秩序观的历史解读

胡欣 著



江苏人
家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美国帝国思想 的对外政策含义

对国家身份、意识形态和
国际秩序观的历史解读

胡欣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帝国思想的对外政策含义:对国家身份、意识形态和国际秩序观的历史解读/胡欣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5

(凤凰文库. 历史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20620-6

I. ①美… II. ①胡…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IV. ①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4706 号

书 名 美国帝国思想的对外政策含义:对国家身份、意识形态和国际秩序观的历史解读

著 者 胡 欣
责 任 编 辑 史雪莲
装 帧 设 计 姜 嵩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35.25 插页 4
字 数 44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20620-6
定 价 7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 一 选题的由来、目的和意义 1
- 二 本选题研究现状 6
- 三 研究方法、观点创新及限制 17
- 四 基本思路与框架 21

第一章 帝国、帝国主义和美国的帝国思想 25

- 一 帝国的历史与理论 25
- 二 帝国主义与外交政策 39
- 三 美国帝国思想体系:国家身份、意识形态及国际秩序 46

第二章 美国建国初期的帝国思想及其对外政策 66

- 一 建国初期美国国家身份及其对外政策 67
- 二 托马斯·杰斐逊的“自由帝国”与对外政策 89
- 三 扩张主义、孤立主义、现实主义与美洲利维坦 105

第三章 “杰克逊时代”的帝国思想与对外扩张 123

- 一 “杰克逊时代”帝国扩张的动力 124
- 二 帝国思想意识形态体系:“天定命运”“美国例外论”和种族主义 135
- 三 19世纪中期的帝国思想与对外政策 148
- 四 帝国思想的争论及其影响 167

第四章	加入帝国争霸:19 世纪后期的帝国思想与对外政策	178
一	美国帝国思想的转型:商业扩张与海洋帝国	179
二	社会思潮对帝国思想的重塑	186
三	帝国思想视角下的海外扩张	205
四	帝国思想与反帝国主义	225
第五章	从西半球霸权走向全球帝国	249
一	新帝国的曙光:西奥多·罗斯福的帝国蓝图	250
二	世界大战中的自由国际主义与帝国思想	266
三	两次世界大战与美国国家身份的演变	286
四	美国帝国思想与国际秩序的重建	304
第六章	冷战时期的帝国思想和战略维度	328
一	冷战时期国家身份对帝国思想的影响	329
二	冷战共识中的意识形态与帝国思想	350
三	美国帝国的黠武主义与对外政策	370
四	大战略与帝国思想的争议	396
第七章	后冷战时期帝国思想的勃兴	416
一	冷战结束后帝国思想的骚动	417
二	“9·11”事件与“新帝国论”的兴起	438
三	“新帝国论”的衰退及其历史局限	451
第八章	奥巴马时期的对外政策与帝国的困境	472
一	“奥巴马主义”中的国家身份和意识形态	473
二	全球“利维坦”:美国帝国战略的秩序诉求	484
三	维持帝国的支柱:捍卫全球军事优势	504
四	帝国的迷思:困境与展望	521
结 语		526
参考文献		531
后 记		550

绪 论

一 选题的由来、目的和意义

“9·11”恐怖袭击事件对国际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面对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自冷战以来的一次深刻变革。以新保守主义者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分子对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对伊拉克战争中达到顶点。然而,在复仇情绪刺激下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气氛平静下来之后,人们开始质疑新帝国的合法性和长久性。于是,一场围绕“帝国”的争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随着小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四处碰壁,新保守主义分子也黯然退场,这场帝国的争论似乎也偃旗息鼓。但是,争论的根源,并不仅仅是因为恐怖主义的猖獗。放到历史的时间轴上来看,这是自美国建国以来持续至今的一个话题,那就是美国是否应该追求“帝国”这一目标,并以帝国国家身份和战略来维护国家利益。

研究美国历史和美国外交的人不难发现,在美国对外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中,一直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美国自我标榜为民主世界的领袖,是反对帝国和专制的中流砥柱,对美国而言,“帝国”一词早已成为一个

禁忌(taboo);但另一方面,美国又被尖锐地批评为帝国,就连国内人士也经常指责政府推行的政策具有帝国主义色彩。

“帝国”禁忌的出现,源于美国独立战争的革命理念和政治文化传统。从华盛顿、杰斐逊等开国元勋到当今形形色色的政治家,美国政治精英对美国的政治根基怀有崇高的敬意,无不赞成美国的政体决定了其必然是一个共和国,并相信在此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成为一个“帝国”。

显然,如果从美国以外的国家角度来审视美国对外政策的话,这种观点无疑将招致怀疑和批评。因而不少人将其称为美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虚伪的自我标榜。但是,这样的定性过于简单化、表面化和意识形态化。从美国建国之历史初衷来看,美国反帝国传统的形成有着根深蒂固的原因,集中反映在内外两个方面,即在国内政治中奉行民主制度,在国际政治中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人性权利、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首先,早期北美殖民地居民大部分是出于逃避欧洲大陆宗教斗争、政治迫害等原因而远渡重洋。在北美殖民地,绝大部分都是按照新的社会契约关系组成的社会共同体。它们主要以新教思想为信仰,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这也成为新大陆之所以存在及繁荣的最大动力源。独立战争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讲,也是新生社会共同体与旧式帝国统治模式的冲突。交织着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争斗的美英矛盾,在北美殖民地由这样一种“权利话语”呈现出来,即将英国的征税和政治不平等同人类的自由和权利联系起来,将英国的政策描述为侵害北美居民权利的帝国暴政。波士顿市民大会 1770 年一份文件告诫人们:“帝国专制政府已经制定并部分地实施了一项蓄谋已久和险恶可怕的计划,以根除一切公民自由。”^①因此,我们可将独立战争的核心意识形态归纳为摆脱不平等控制,争取自由权利,建立独立政体。

^① 李剑鸣:《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57 页。

其次,是因为对帝国战争的憎恶和唾弃。欧洲帝国时代的繁荣是建立在普通大众皑皑白骨、家破人亡的惨痛遭遇之上的。一方面,君主们为开疆拓土和显示皇权,变本加厉地榨取劳苦大众的财富,并将之用于无休止的战争和奢靡生活;另一方面,教廷的贪婪和愚蒙,对大国间的战争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并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进步和启蒙的追求。这种专制君主制度和教廷的结合,形成了最具代表性的欧洲封建君主制帝国。这一制度被北美移民看作战争的根源,是剥削、压迫和杀戮的工具,也是大多数移民背井离乡、寻求新秩序的直接原因。为此,新大陆极力避免重蹈覆辙,试图建立不同于欧洲帝国的新型国家。

因此,对美国而言,这个“山巅之城”建立的逻辑前提之一就是反帝国,而美国的存在更是对帝国价值反叛的显著证据。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美国人从小就受到反帝国主义、反军国主义的传统教育。我们知道自己的祖先之所以来到这片土地,就是为了逃离欧洲君主制与帝国的压迫、腐败和强权政治”,“对于美国人来说,帝国这个字眼意味着征服和违背自己的意志屈从于外邦,它所代表的是旧世界的邪恶本质,与美国以之为建国基础的理想是背道而驰的,正是我们美国人希望通过自己身体力行将之消灭的东西。”^①但是,无论美国人自身如何强调对帝国的敌视甚至是天然敌对,早期的很多思想和政策已经为日后帝国思想对外交的渗透做好了铺垫。可以说,帝国的思想,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就已经深深地烙印在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上。

在美国革命爆发之前,北美就已经成为欧洲帝国的角力场。英国、法国、西班牙都有着建立自己“美洲帝国”的宏大计划。欧洲的争霸战争对北美殖民地的扩大和发展、对殖民地人民的世界观和对外关系思想都

① [美]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著,王振西主译:《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殖民地并不完全是被动卷入其中的,一些殖民地居民渴望通过战争寻求更多的土地和贸易机会,因而积极投身于争霸斗争。此外,美国人身上体现出的清教徒道德绝对主义、上帝选民思想、“弥赛亚”情结以及种族主义等,都使得美国无法抑制扩张、支配和改造世界的冲动。革命的思想先驱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常识》一书中号召殖民地人民创造新的国度乃至新的世界秩序:“在我们手中掌握着让世界重新开始的能力。”^①美国著名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9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代表作《白鲸》)对美国民族特性中的这一烙印做过精辟描述:“我们美国人是上帝的特殊选民——我们这个时代的以色列;我们驾驶着世界自由的方舟……上帝已注定人类的期望和伟大的事物来自我们种族:我们感到我们灵魂中的伟大东西,其余国家必须很快步我们的后尘。”^②

尽管美国竭力避免自己踏上旧大陆的覆辙,但却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继承、模仿旧大陆的行为模式和思想。有人评说,自杰斐逊从拿破仑手中购下路易斯安那开始,美国就已经踏上了帝国道路(杰斐逊对祖国的终极理想就是在北美建议一个农业帝国)。甚至移民者们在革命爆发之前对待美洲土著的方式,就已经是将母国的帝国做派原封不动地搬到新大陆上来了。对美国有着深刻认识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预言,随着国家权势的增长,一旦美国摆脱孤立主义,它的权力和官僚机制就将沿着欧洲的老路前进。历史学家西德尼·伦斯(Sidney Lens)说得更为直接:“自从她赢得独立以来,美国就使用各种可能的手段——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来主宰其他民族。”^③

帝国通常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对支配权的渴求;二是建立在等级制

① [美]埃里克·方纳著,王希译:《美国自由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41 页。

② Robert Jewett, John Shelton Lawrence, *Captain America and the Crusade against Evil: The Delima of Zealous Nationalism*, Cambridge: Wm. B. B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3, p. 1.

③ Sidney Lens, *The Forging of the American Empire*, London: Haymarket Books and Pluto Press, 2003, p. 145.

度(既包含国内等级差别,也包括国际等级差别)之上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三是建立在核心-边缘区域结构之上的秩序。这些其实早已存在于美国的建国思想之中。只是独立之初的美国实在无力在世界奢求更多,这一切也随着美国的逐步发展壮大发生改变。

因此,帝国和反对帝国这两股思想潮流(或者说趋向帝国和反对帝国这种双重性)对美国而言是与生俱来的,而这种特性伴随着美国从北美殖民地成长为全球性超级大国。在美国走向世界霸权的历程之中,国力的增长,促使以扩张为核心的帝国思想不断显露。它从初期的扩张冲动,发展为显著的意识形态,并形成一整套理念和实践体系。但是,正如前面所说,“帝国”在美国并不是一个一直具有高度认同感的概念,它对美国外交传统和政治理念的冲击及挑战,不断引发人们对它的反思和批判。就对外政策而言,帝国思想所引发的美国内部争论已经延续了200多年。这种争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关注重点,而每次争论的结果都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005年,笔者完成了“以‘9·11’后美国兴起的‘新帝国论’”为选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在研究过程之中,由于自身能力和论文篇幅所限,文章所论述的仅仅包括发生在21世纪初的这场争论。但笔者在当时已经开始思考如何从历史和思想的角度,对美国的帝国思想进行更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特别是通过研究不同阶段美国国内围绕帝国主张的争论,从另一个视角来揭示美国对外政策演进的一种内在机理和逻辑。2008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之后,即以美国外交为主要研究方向。近几年,虽然有了一些与此选题有关的成果,但大多是政策研究,缺乏思想深度,因此,关于完整地梳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帝国思想这一念头更加强烈。于是,在导师的悉心指导和热情鼓励下,确定了以此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

研究帝国思想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含义,对于分析美国对外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讲,它将有助于认清美国的帝国思想

的概念、内涵以及产生的影响,为丰富和完善美国外交思想史研究做出一定贡献;从现实意义上讲,作为世界霸权,美国的对外政策对国际政治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当前美国外交,虽然具有新时代的特征,但是,历史和传统印记并不会因此而消退,相反,每一次革新,都可以说是历史和传统在新环境下的另一种形式的迸发。特别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与美国产生复杂而深刻的互动。因此,厘清美国帝国思想的来源、演变过程及其通过对外政策所产生的国际影响,不仅有助于把握美国对外政策的发展方向,而且能够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这也是作者以此为选题后,所努力的方向。

二 本选题研究现状

自美国成为国际政治重要力量以来,对美国外交的研究成了国际关系学界一个显著的,甚至是占主要地位的领域。这既反映了美国在世界政治中具有的重要地位,也折射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美国中心化”特征。且不论国外美国研究的繁荣,即便在中国,关于美国外交的研究成果也可谓汗牛充栋,谓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最热点领域也不为过。下文将对本选题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做简要介绍。

自美国建立以来,“帝国”一词就阴魂不散地困扰这个“山巅之城”。可以这样说,“帝国”一词是最早用来描述美国的用语之一,同时,它也是含义最为含糊、争议最大的词语。随着美国的不断扩张,对美国的研究也日趋全面和深入。在这些研究中,将“美国”与“帝国”联系起来的作品,占据了较为显著的地位。然而,让人困惑的是,在这些成果中,“帝国”一词虽然随处可见,但是,其概念却不一而同,有些时候,“帝国”是一种用于帮助人们加深对特定政策理解的分析工具;有些时候,“帝国”是作为一个比喻词来描述美国的霸权地位或国际优势;还有些时候,“帝国”仅仅就是一个会引发争论的煽动性标签。

美国对于本国崛起历程与帝国间关系的研究给予了很大关注。早期美国的帝国思想主要以大陆扩张为主,其倡导者主要是部分与其有着直接利益关系的政治家、农场主和商人。这一时期缺乏系统和清晰的帝国思想研究,更多的是扩张主义者在媒体和大众中进行的鼓吹及煽动。19世纪末期,美国开始积极参与帝国主义争霸斗争,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帝国思想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也呈现新的特点,对帝国思想及其政策的研究也日益丰富。

从国外(主要是美国)对美国帝国及外交的研究来看,主要以四个阶段为主要对象:北美大陆扩张时期、19世纪末海外扩张时期、冷战时期以及“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时期。

北美大陆扩张从美国建国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后期,尤以19世纪40年代最为显著。这一时期美国帝国思想对对外政策的影响十分显著,推动着美国在北美大陆实行扩张主义,这也是帝国思想开始社会化的时期。安迪·杜伦(Andy Doolen)的《临时帝国:定位早期美国帝国主义》从奴隶制角度讲述了殖民地晚期和建国初期内外世界的联系,认为“欧洲帝国间全球冲突在美国国家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角色”^①。詹姆斯·莫顿·卡拉汉(James Morton Callahan)的《美国扩张政策导读》介绍了美国的扩张政策。蒙哥马利·斯库勒(Montgomery Schuyler)的《西进:帝国的历程》讲述了西进运动与美国帝国的扩张。

这一时期帝国思想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天定命运”和“美国例外论”的出现,它如同历史上其他帝国的主张一样,为美国的扩张赋予了合法性和神圣性。托马斯·R. 希塔拉(Thomas R. Hietala)的《天定设计:美国例外论和帝国》分析了“天定命运”和“美国例外论”的思想起源,指出这些思想对美国的扩张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安德斯·史蒂芬

^① Andy Doolen, *Fugitive Empire: Locating Early American Imperialism*,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05, p. XI.

森(Anders Stephanson)的《天定命运:美国扩张主义和正义帝国》虽在史学界具有争议性,但恰如其分地反映了美国人在扩张中不断进行的“道德训诫”。还有不少人对该时期的帝国政策的关键人物进行了研究,例如弗里德里克·摩尔·宾德(Frederick Moore Binder)所著的《詹姆斯·布坎南和美国帝国》论述了布坎南在美国帝国扩张中发挥的影响,反映了时代性在这一代人身上烙下的深刻印记。

19世纪末的海外扩张,是美国帝国的新阶段。美西战争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的帝国与反帝国争论,形成了全国性的大讨论。围绕这一时期的美国帝国思想研究更为详细。比如,菲利普·方纳(Philip S. Foner)的《西班牙—古巴—美国战争与美国帝国主义的诞生》剖析了美西战争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刺激作用;布赖恩·P. 达米亚尼(Brian P. Damiani)的《帝国鼓吹者:威廉·麦金利、参议院和美国的扩张,1898—1899》叙述了以麦金利为代表的帝国思想支持者是如何推动美国在19世纪末进行扩张的。帝国主义的兴起,还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对国家身份和对外政策的思考。弗吉尼亚·M. 布维尔(Virginia M. Bouvier)的《谁之美国? 1898年战争与定义国家的战斗》和保罗·T. 麦卡特尼(Paul T. McCartney)的《权力和进步:美国国家身份,1898年战争以及美国帝国主义的兴起》都从国家身份角度来反省美西战争,认为这场战争对于定义美国国家身份有重要影响。

战争引发的反帝国主义思潮也席卷而来。托马斯·G. 帕特尔森(Thomas G. Paterson)编著的《美国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集中讨论了19世纪末围绕古巴和菲律宾问题,帝国主义者与反帝国主义者的争论。此外,菲利普·方纳的《反帝国主义导读:美国反帝国主义的文献历史》详细讲述了这一时期两股对立思潮的相互斗争。从这些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两派争论的前因后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逐步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帝国思想也成为建立全球秩序的助推剂。美国通过价值观输出、民主制度推广、经济

援助以及军事部署,建立了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具有合法性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对全球政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帝国”一词逐渐被更中性的“霸权”取代,还出现了“民主帝国”“自由帝国”等称谓。这是一个新型的世界性霸权,也是一个具有古典帝国特征但同时又蕴含新特点的新帝国。除了实力,它还发起了空前的意识形态斗争,美国的价值观逐渐近乎于一种西方世界内的普世标准。不过,对美国地位的赞同与反对如影随行。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帝制共和国:美国和世界(1945—1973年)》、V. G. 基尔南(V. G. Kiernan)的《美国:新帝国主义——从白人定居点到世界霸权》、乔治·利斯卡(George Liska)的《帝国的美国:首要地位的国际政治》等都注意到了美国战后地位与帝国之间的联系,认为无论美国如何用意识形态为自己装饰,很多人仍然将其视为一个帝国。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帝国思想及其政策遭遇挫败,美国国内社会思想发生变化,尤其以越南战争为导火索,围绕对外政策的讨论成为热点,美国推行“尼克松主义”,进行战略收缩。这些变化也为人们对美国政策的反省创造了环境。最具代表的是美国的新左派。新左派史学家对美国帝国的历史进行了批判。他们通过分析美国19世纪末在加勒比地区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揭示美国外交中的帝国实质。新左派史学家们强调“门户开放”的实质是美国以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为目的的扩张(因而也得名“门户开放”学派)。他们“希望在对美国对外政策及行为进行猛烈批判的基础上,以自己的声音唤醒那些被政府和企业家中所煽动的爱国主义冲昏了头脑的美国人重新审视过去的失败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进而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自由而自给自足的社会”。“门户开放”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艾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著有《美国外交的悲剧》《当代美国帝国的根源》等。他指出:“门户开放式扩张的理论、其必要性及正当性,在美国领导者身上已经内

化(为信仰),为他们所深信不疑”^①,因而在美国,帝国成了美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② 约瑟夫·M. 西拉库萨(Joseph M. Siracusa)的《新左派外交历史和历史学家》,回顾了新左派外交历史和历史学家对美国历史及对外政策的认识。此外,还有不少其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反思之作,如小约翰·M. 斯沃姆莱(John M. Swomley Jr.)的《美国帝国:20 世纪征服的政治伦理》分析了在美国对外征服中,帝国思想是如何成为一个政治伦理为其对外政策服务的。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里根时期,新保守主义兴起,推动美国战略复苏,美国又重拾咄咄逼人的帝国式对外政策。

冷战结束后,在失去苏联这个敌人(或者说合法性借口、敌对他者)后,帝国思想缺乏动力,略显沉寂。“9·11”袭击发生之后,帝国研究再度兴起。一些西方学者试图从全球治理角度来看待帝国问题。英国的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在《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主义?》一文提出了“新帝国”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初衷是以扩大的欧盟为主体的。他所提出的帝国,是一个建立在全球化时代的超国家的行为主体,是以西方价值观和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庞大巨人。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在世界范围引起了极大关注。该书是左翼阵营对全球化和西方强势主导地位的后现代思考。作者提出,全球化进程造就了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即“帝国”,而冷战后国际政治正朝着形成这样一种帝国秩序在发展。

在美国,复仇情绪、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想在恐怖主义威胁下迅速膨胀,特别是新保守主义分子骤然得势,“新帝国”成了蛊惑人心的词,并由此在美国引发新一轮围绕“帝国”的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不仅仅限于美国是否要执行强硬的对外政策,以超越传统主权原则的方式来打

①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Norton Company, 1972, p. 206.

②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Empire as a Way of Life: An Essay on the Causes and Character of American Present Predicament Along with a Few Thought about an Alterna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

击恐怖主义,谋求对世界的主宰,而且它也融入了与库珀“新帝国主义”相似的成分,即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寻求一种能反映美国优势的治理模式。美国的“新帝国论”将美国作为新的全球秩序的中心和主导力量,强调要毫不保留地使用美国的权力优势来建立新秩序。在各国学者围绕美国帝国的这场激烈讨论中,涌现了很多研究成果,如安德鲁·J. 巴切维奇(Andrew J. Bacevich)的《帝国的紧张:美国帝国的前景和问题》,收录了包括新保守主义者和美国高层对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帝国问题的论述,较为全面地反映了“9·11”袭击后美国国内“新帝国论”的内容。奈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巨人:美国大帝国的代价》更被称为近十年来帝国研究的佳作。阿米·巴塞洛缪(Amy Bartholomew)的《帝国法律:美国的帝国计划及“重塑世界”之战》揭示了美国用以重塑世界秩序的“帝国规划”。苏特·加利(Sut Jhally)和杰瑞米·厄普(Jeremy Earp)所编的《劫持灾难:9·11,恐惧和推销美国帝国》反省了恐怖袭击后美国帝国政策是如何生成的,认为是特定环境下的恐惧支撑着帝国的思想。威廉·布鲁姆(William Blum)的《谁是无赖国家》对美国全球干涉主义的种种恶行进行了大胆而又明确的批判,向人们展示了美国的政策如何在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幌子下所导致的野蛮行径。还有些著作重新解读了美国的帝国历史。威廉·V. 斯潘诺斯(William V. Spanos)的《美国阴影:解析帝国》讲述了美国帝国的理论与文化,以及对世界秩序的追求。孔华润(Warren I. Cohen)的《美国的衰落帝国:冷战后的美国对外关系》认为,美国的衰落不可避免。威廉·布鲁姆主编的《美国帝国论文集》着重讨论了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在国内外引起的思考。大卫·C. 亨德里克森(David C. Hendrickson)所著的《联盟、国家或帝国:美国国际关系的争论 1789—1941》讨论了美国帝国主义、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并分析了美国对外政策决策中围绕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展示了美国内部对国家定位和政策走向的长期争论。

从目前美国帝国研究的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其一是从

当前美国对外政策角度对帝国的热议。这种研究主要是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国家安全和国际责任角度来讨论“帝国”。其二则是历史视野之下的帝国研究,其目的在于解析美国的帝国历史,阐述帝国思想和政策对于美国及世界的意义。而如果依照研究者对帝国思想的立场,又可分为立场迥异的三派。

第一派可以称为“帝国热衷派”(imperial enthusiasts)。他们的研究建立在美国是一个帝国这一前提之上,并坚信这将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积极的影响。这些学者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帝国导向,呼吁政府采取一种持续、坚定,富有侵略性的构建帝国的政策。其中,新保守主义者——如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麦克斯·布特(Max Boot)——尤为强调要以帝国式大战略来作为回击威胁、确保美国安全的手段,并为帝国进行辩解。^① 自由帝国主义者如迈克尔·伊格纳惕夫(Michael Ignatieff)、奈尔·弗格森则秉承了自由主义(自由国际主义)传统,从价值观念角度出发,更多地强调美国帝国在道德和人道主义层面的合理性。^②

第二派对美国帝国的研究,被称为帝国批评者(imperial critics)。他们虽然也承认美国作为帝国这一事实,但与第一派不一样,他们相信这一状态将造成有害的全球后果。之所以有这一结论,原因有很多,例如,自由主义学派的帝国批评者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和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认为,美国帝国的存在将造成负面的、灾难性影响,因为军事实力在国际政治中不再起主导作用,而且帝国式大战略将会损害

① Robert Kagan, "The Benevolent Empire", *Foreign Policy*, Summer, 1998; Max Boot, "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 *Weekly Standard*, 15 Oct, 2001; Sebastian Mallaby, "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 Terrorism, Failed States, and 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 *Foreign Affairs*, No. 2, 2002.

② Michale Ignatieff, *Empire Lite: Nation building in Bosnia, Kosovo, and Afghanistan*, London: Vintage, 2003; David Rieff, "A New Age of Liberal Imperialism?", *World Policy Journal*, No. 16, 1999; James Kurth, "The Adolescent Empire: America and Imperial Idea",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97; Jodediah Purdy, "Liberal Empire: Assessing the Arguments",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Fall, 2003.